

## 21 世纪呼唤新的人文精神

——费孝通人文教育思想初探

钱民辉

从现在人类科技进步的速率来看,可以预言 21 世纪将是高科技向各个领域渗透的时代,21 世纪人类将进一步向太空发起挑战,探索宇宙的奥秘。正如天文科学家可以十分准确地预测未来某年某月某天某时哈雷彗星在太空轨道将经过某地一样,科学将使人们对未来的预测与选择、确定与把握更趋准确。诚然,科技进步将会推动人类社会的快速发展,使人类逐渐摆脱必然王国的束缚,迈向自由王国。但是,科技的发展不等于社会的发展,也不等于人的发展。也许我们将会凭借科学,看到人类在太空中遨游的壮举,但是我们也应当意识到,人类的技术可以遨游太空,而人类的思想,却能够毁灭地球!从西方发达国家的现状及发展趋势来看,物质与精神失去平衡,乃是今日西方发达国家人类文化所面临的最严重的问题。如果人类缺乏一种正确的人文思想,去指导运用科学技术研究发展的成果,那么,科技将为犯罪分子和战争狂人提供了最为先进的手段和武器,科技进步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将会给人类造成很大的灾难。所以,科技时代呼唤新的人文教育将是一个世界性的议题,是 21 世纪大学教育之主题。

在《科学与价值的再省思》一文中,未来学家哈尔曼(W·Harman)对于“预测和控制”的、人性发展与意义方面的知识系统之应用做了简要的分析,并一再指出:一个以“预测—控制”的知识模型为主轴的世界里,科学无疑是凌驾一切的,但人类永恒的智慧却绝非导源于科学技术的发展,而是基本上源于人性相关的深刻内在经验。哈氏的远见卓识,在当前举世重视科技发展与创新的时代,无疑具有启人反思与深省的意义。反观我国今日的大学教育,在追逐世界科技潮流中忽视了对大学生人文素质的培养,忽视了人文教育的革新与发展,大学教育只强调了对社会和科技发展的适应,而且只以教育适应最迫切的需要(考试、升学……)为前提,以至于越来越偏离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更为严峻的现实是,一些大学重理轻文的现象已导致文科教育滞后,不仅使人文学科本身后继乏人,而且成了为经济建设培养素质全面的科技人才的一大瓶颈。据有关人士报道,中南地区一名牌理工大学前不久首次以稍高于中学语文水平的试卷对新入学的研究生进行语文达标测试,结果博士生中也只有30%的人及格。北京某重点大学一位博士生导师叹息道:目前许多理工科研究生写的论文别字连篇、语句不通,连母语都掌握不好,又谈何攀登科学高峰?!语文水平尚且如此,哲学、史学等其他人文学科的水平更可想而知。<sup>①</sup>从社会上来看,公众对大学生的评价并不高,人们普遍认为今日的大学生失去了五六十年代大学生所

<sup>①</sup> 见《理工博士何以考不好中学语文》,载《文摘周报》,1997年2月23日第1版。

具有的人文素质,缺乏坚定正确的政治思想和共产主义信念。试问,如果我们的教育培养出这样的科技人才,他们将如何能导正使用科技的价值,如何能判断社会是非,如何能识别国外有些国家对我们人权报导的失实,如何能在国际经济等方面竞争中维护国家利益,如何能在多元文化的社会和世界上与别人别国和平共处。我们应当认识到,21 世纪社会竞争不仅是经济的竞争,更是文化的竞争;不仅是科技人才的竞争,更是素质全面发展的人才竞争。我们今日学校从应试教育向素质教育的转变是我国教育迈向 21 世纪的前提,人文素质将是素质教育的重心。在科技日益发达的时代,由于信息高速公路和多媒体的出现,使我们的地球变得越来越小,因此有人提出了“地球村”的概念,用以说明地球上的人们交往与互动将更加频繁。那么,地球村的趋势将给教育提出新的要求,这就是注重人文教育、注重人性的发展即人格教育是非常重要的。人类的智慧产生于人类的交往与互动,如果没有良好的人格训练就无法与别人和平共处,无法进行正常的文化交流与传播,那么,人类的智慧、进步与安宁又会从哪里来呢?

费孝通先生在 1989 年 7 月 30 日参加了“21 世纪婴幼儿教育与发展”的国际会议,会中费孝通先生就《从小培养 21 世纪的人》为题发表了讲话,讲话中说道:“21 世纪的世界将不同于 20 世纪。客观世界变了,在改变前的世界里养成的生活方式,是不能应付改变了的世界的……对具有 20 世纪头脑的人不加适当的教育,原封不动地让他进入 21 世纪,恐怕会带来许多难免引起我们不愿见到的结果。”21 世纪要解决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各种不同文化的人,也就是怀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人,怎样能在这个经济上越来越息息相关的世界上和平共处……”由于 21 世纪“发展上的不平衡和文化上的多样性,我们应当用什么指导思想

去培养将在 21 世纪里生活的人。”<sup>①</sup>从费孝通先生这些话语中，我们看到了他老人家以一个中国人类学家的睿智和洞识，对教育提出了新的要求，颇具有现实性和前瞻性。面对 21 世纪，中国教育要以什么样的指导思想去培养 21 世纪的人？

随着 21 世纪的逼近，科技的多维发展与向太空领域的延伸，多媒体教学与信息高速公路的出现，在一定的意义上冲击着学校教育并在改变着学校教育，以传授知识为主的学校教育功能将日趋弱化，人们通过新的科技手段，可以在学校之外获得所需要的各种知识。学习社会化与终身教育的出现，是 21 世纪教育变革的一种必然走向。那么大学教育的功能会不会在这种趋势中消失了呢？我们的回答是不会的。但是，大学教育应当寻找到自己的生长点。这个生长点之一，就是费孝通先生所倡导的“以社会主义人格教育为主”的具有新型人文素质的全面发展的教育思想。根据费孝通先生的话语，我们应当在 21 世纪这个特定的“情境”中去理解，那就是：面向 21 世纪的教育，以人为主体，以社会主义人文教育为要旨，培养能在 21 世纪与人和平共处的全面发展的人。大学教育只有不断地寻找新的人文精神才能具有生命力，才能迎接 21 世纪对教育的冲击和挑战，才能培养 21 世纪具有新型人文素质和完整人格的科技人才和劳动者。

## 二

中国的教育在传统上是历来重视学生人文精神的培养，面向新世纪的人文教育思想并不是对传统的简单复归，更不是老

---

<sup>①</sup> 费孝通：《费孝通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 1996 年版，第 211—223 页。

调重弹。这种不同是社会性质和时代所规定的,中国社会每一时期的人文教育思想都有它特定的内涵和效用。但是,中国人文教育却是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批判、更新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从我国文化发展的历史来看,人文精神一直是我们文化架构中的支柱。人文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所谓“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立人之极,曰人兴义。”孟子滕文公篇上说:“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又说:“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自孔子以来,历代的思想家,都特别重视“人”的问题。大家所探讨的,大都以“人性”、“人道”等为中心。在教育方面,自三代至今,可以说一直在学校贯彻着儒家所提倡的“伦理之教”。因为我国几千年来多数思想家均主张人性善的,所以大都认为教育的目的,在发展人性、培养人格,宏扬人道。例如《中庸》首章说:“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大学》开宗明义也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善。”从这些“话语”中可以知道中国自古以来所谓教育的主要功能,就是要把人类天赋的善性充分发挥出来,使人们自觉人之所以为人的道理。《论语》所说“人能弘道,非道弘人”,更说明了“人”的重要性。<sup>①</sup> 根据中国正统的人文教育思想,早在1913年毛泽东在《讲堂录》中,就明确提出了人格教育思想,毛泽东按照儒家传统的人格模式把人分为“君子”与“小人”。认为把握了“大本大源”兼“传教”与“办事”之长乃是理想人格的典范。1921年毛泽东等筹办湖南自修大学,其初衷也是为“养成有独立健全之人格之人”,以实现其人格主义的教育思想。毛泽东主张学生的个性解放,提

<sup>①</sup> 参见吴自甦:《人文思想与人文教育》,台湾水牛图书出版事业有限公司1986年版,第59—60页。

倡“自教育”，主张把国家社会种种之组织看作自我实现的凭借。毛泽东的人格教育思想就是对中国传统人文思想的批判与继承中所形成的。他主张“身心并完”，探宇宙之本源，以改造社会为己任的理想人格，毛泽东在以后的教育思想形成中，都可以在他早期的人格主义教育思想中找出其发展演变的脉络。<sup>①</sup>今天，我们探索 21 世纪的人文教育同样也应当正确对待传统与创新的关系，不能对传统的人文思想一概否定，更不能对西方人文思想全盘接受。要做到既有批判又有继承，既有选择又有创新。应当根据我国发展的情况来吸收国外的新思想以及我们所能认同的新视野。

### 三

当前大学教育应当注意思考的一个课题是，如何在新世纪与高科技时代的逼近中，构造不同类别与形式的大学教育，培养能适应 21 世纪高科技发展要求、多元文化并存以及“地球村”趋势的具有新型人文素养的跨世纪者，使人们明确科技发展的终极目的仍然是以人为主体的，使科技发展的人文向度“兼涵正德，利用与厚生”，表现人的主体性，实现人文素质培养的完美与崇高。我们认为，面向 21 世纪的大学新型人文教育应当与科学教育有机地结合，而且更应以人文精神指引科学发展的方向与运用科学研究的成果。据此，大学人文教育的新类型应当从文化意义上审视与定位。

---

<sup>①</sup> 官必京：《毛泽东教育思想含义的再阐释》，载《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科版）》，1995 年第 2 期。

### (一)“文化自觉”与人文精神的创新

费孝通先生在《反思、对话、文化自觉》一文中,对“文化自觉”的理念进行了阐释,人类在进入 21 世纪之前,正处在一个“文化转型”的时期,旧的文化已经不能给我们心安理得的生活方式,新的文化还正在形成过程中。文化自觉是通过对自己文化的反思以及对别的文化的审视中,尝试性的建立或接受新文化的过程。具体来说,“文化自觉只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其文化有‘自知之明’,明白它的来历,形成过程,所具有的特色和它发展的趋向,不带任何‘文化回归’的意思,不是要‘复旧’,同时也不主张‘西化’或‘全盘他化’。自知之明是为了加强对文化转型的自主能力,取得适应新环境、新时代时文化选择的自主地位。”<sup>①</sup> 根据费孝通先生的“文化自觉”理念,以及当今大学正处在人文精神的转型时期,本文提出了“人文教育自觉”的话语。目的是让大学生学会对我国传统的人文教育进行反思与继承,对西方后现代化的人文精神进行批判与有选择的接受。“人文教育自觉”的过程不仅体现在学校正规课程与讲座之中,还应当体现在大学生的日常生活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培养出大学生“人文教育自觉”的自主能力,培养出面向 21 世纪大学生的新型人文精神。值得注意的是,对于这种新型人文精神或“人文教育自觉”的理解应当将其看作是一个不断变化、不断扬弃、不断创新的动态过程,它是随着社会发展而发展的时代精神,是大学教育不断需要开拓的一个领域,从另外一个方面看,“人文教育自觉”

<sup>①</sup> 费孝通:《反思·对话·文化自觉》,载北京大学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人类学与民俗研究通讯》,第 34—35 期。

是当前学校实现素质教育的理论前提之一,又是对学校进行素质教育的实践手段之一。当然“人文教育自觉”的理念并非仅此而已,本文提出的目的,就是让有识之士上升到理论高度加以阐释。

## (二)大学“开风气、育人才”的人文向度

费孝通先生在《开风气、育人才》一文中,对科学发展与我国学科建设提出了严格的要求和殷切的期望。正如他老人家所言:“水有源,树有根,学术风气也有带头人。北大社会学人类学研究所怀有在中国人文科学的领域里开创一种风气的宗旨,在过去10年里,所里已经有不少年轻学者为实现这个风气而做出了一定的成绩;把这个风气带进中国来的,而且为此努力一生的,我所知道,吴文藻老师是其中的重要的带头人。”费孝通先生在谈到吴文藻老师的人文素养时特别强调“他在为中国社会学引进的新风气上,身教胜于言传。他所孜孜以求的不是在使他自己成为一代名重一时的学人在文坛上独占鳌头。不,这不是吴文藻老师的为人。他着眼的是学科的本身,他看到了他所从事的社会学这门学科的处境、地位和应起的作用。他在65年前提出来的‘社会学中国化’是当时改革社会学这门学科的主张。我在和他的接触中有一种感觉:他清醒地觉察到中国原有的社会学需要一个彻底的改革,要开创一种新的风气,但是要实行学术风气的改革和开创,决不是一个人所能做到的,甚至不是一代人所能做到的。所以,他除了明确提出一些方向性的主张外,主要是在培养能起改革作用和能树立新风气的人才。一代不成继以二代、三代,学术是要通过学人来传袭和开拓的,学人是要从加强基础学力和学术实践中成长的。人才;人才,还是人才。人才是文化传



袭和发展的载体。不从人才培养上下工夫,学术以及广而大之的文化成了无源之水,无根之本,哪里还谈得上发展和宏扬!”<sup>①</sup>在我国教育理论界和大学学术界的专家学者们,如果人人都能从“但开风气不为师”<sup>②</sup>的人文向度进行学科建设,拥有吴文藻、费孝通等前辈的人文精神,我们大学的教育和学术一定能在 21 世纪中走在世界前面。

### (三)“价值认同”的人文素养

当今,价值认同危机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具有不同价值观念的个人、群体、民族、国家如何能在世界一体化趋势中能和平共处,这也是人类普遍关心的问题。针对这一问题,费孝通先生提出了“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美美与共,天下大同”的理念。最初费孝通先生是从个体研究者之间、研究者和被研究者之间推广到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并得到升华的。费孝通先生说:“在和瑶族人民一起生活中我才亲身体会到‘各美其美、美人之美’的境界升华。‘各美其美’是指各个民族都有自己的价值标准,各自有一套自己认为是美的东西。这些东西在别的民族看来不一定美,甚至会觉得丑恶,不堪入目。在我们这个世界上,民族接触的初期还常常发生别的民族改变他们原有的价值标准来迁就自己的情形。民族间能相互尊重对方的价值标准还不是太久远的事,能容忍‘各美其美’是一大进步。只有在民族间平等地往来频繁

① 费孝通:《开风气、育人才》,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1 期。

② 费孝通先生说过,在大学里我们要开创育人的新风气,但要有门户之见,学派之争,要有在发展学术上敢为人梯的人文精神。

之后,人们才开始发现别的民族觉得美的东西自己也觉得美。这就是‘美人之美’。这是高一级的境界,是超脱了自己生活方式之后才能得到的境界。这种境界的升华极其重要,有各种文化塑造出来具有不同人生态度和价值观念的人们,现在已经生活在一个你离不开我、我离不开你的小小环球之上了,他们怎样才能和平共处已经成为一个必须重视的大问题了。如果人类学的训练确实可以引导人‘美人之美’,那将大益于这个重大问题的解决。‘美人之美’境界再升华一步就是‘美美与共’。不仅容忍不同价值标准的存在,进而能赞赏不同的价值标准,那么离开建立共同的价值就不远了。‘美美与共’是不同标准融合的结果,那不就达到我们古人所向往的‘天下大同’了么?”<sup>①</sup> 费孝通先生关于“美”的价值理念,表征了今日大学面向 21 世纪教育学生的一个新的人文潮向,与解决世界性的、民族性的、个体之间的“价值认同”危机和文化冲突是大有助益的,进而有利于维护国家的和世界的和平。

本文仅从三个方面初步探讨了费孝通先生的新人文思想,这些也仅是从费孝通先生以及老一辈社会学人类学家们浩瀚的人文海洋中所捧掬的点滴汁液,以飨同仁。寄希望于所有关心人类未来的人们,发掘与整理我国传统的人文精髓,构建具有中华民族特点的又能“海纳百川”放眼世界的人文知识体系,提供给即将跨世纪的一代大学生以丰富的人文养料,以新的人文精神造就新的科技人才,推进我国教育、科技与现代化事业的发展,迎接 21 世纪的到来。

<sup>①</sup> 王俊敏:《人类学研究与文化沟通——访费孝通等五位东亚人类学家》,载《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 年第 1 期。